

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紙閱之。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

元城先生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冷處乎。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溫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充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奈何。公笑而不答。再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爲實。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唐介為御史。因張堯佐以姪女有寵於仁宗。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使。唐介力爭不已。上怒。諫

諫諍。貶介英州別駕。介之南遷。挈家渡淮。至中流。大風波濤汎濫。舟人恐不免。飼魚鱉。介兀坐舟中。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濟南岸。眾亦欣然。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

呂滎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

滎陽呂公希哲。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蔡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為動。章歎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爾。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論人如此。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

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尹師魯謫官均州。時范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哭。

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呂榮陽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墮在水中。時猶覺心動。數年

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

此。家傳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之縮頭。

清廉

王公質在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爲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祕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

冰磔聲

言行錄

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其妻貸於王文正公家。故天下稱其清。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及爲終身之恨。清節可敬。向文簡公敏中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徃。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

唐質肅公介。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譴潭倖。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曾公子固。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取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陳龍圖從易。爲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致賻者。公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半以償。贈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陳忠肅公。爲越州簽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倖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

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使信已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廉耻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蘇公頌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爲餉。知吾無包苴之饋也。

太宗時。王禹偁爲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顧肯此虧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

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錄歸田
滎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九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劉道原家貧至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賣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它人可知矣。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儉約

李文靖公沆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
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
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又談苑云。
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壞壁。沆
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
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
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
嘗答。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
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自來稱足。今市新宅。湏一年。繕完人
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
安事豐屋哉。

王文正公冲澹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似過
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
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或
以車爲閨。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留云。
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
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
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
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
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氈同寢。
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
靖爲門客。尤敬待韓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
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李康靖爲長
社。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韓忠憲公億爲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

葦席爲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憲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范文正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二府。以至於薨。九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范文正公旣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遺事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范忠宣公罷相。尹洛。三子皆衣布袴。先生尹公因揖上馬見之。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范忠宣

公。尹公言行錄

范太史祖禹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

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祖禹序其本末。俾後世

師公之儉云。

范太史集

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

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志乎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紆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

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奉。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當如一日乎。

杜正獻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蘇公頌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際會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爲寒素不若也。

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祿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斬者

愧之遺事

陳文惠公居家以約儉爲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神道碑

石介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滎陽公在維揚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解舍無几案。

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呂氏雜記

溫公曰：先公爲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按。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餮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平請必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子綦之子。削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頤。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

以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含

人雜志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体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菓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溫公集

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亦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

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湏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學者且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

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胡氏傳錄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剗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

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娼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一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筭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

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頓感。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娼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李端明辨疑謂非是

無嗜好

呂蒙正爲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檐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筆談

趙清獻公抃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蹟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

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

自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
姬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
于此耳。若二姝齒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
固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
聖慈垂憐，然某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
懇敷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
着首飾與之，俾為嫁資。謂曰：若更宦于人，必當送
府勘罪。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
一日盡厚遺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
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
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
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
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
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
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
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
汝自飾至書院中。翼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

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
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
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
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浸顯。俸
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
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凡
郎中爲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
書絕交矣。

元城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
旣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
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瘴煙之
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
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
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
卧床中。且已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
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
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官豈是好事。但看行已如
何。爾若仕官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
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

懈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品題耐煩。伯淳問君實能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持。更有甚工夫到此。程氏遺書

蘇公頌言。少時聞計用章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鍾之徒出。而民困於措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夸太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龍神騰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慾也。



謹言語

張子韶曰。古人默觀方寸。孰偏孰正。偏處舍之。正處
行之。心在於正。而情或居偏。吾則痛檢其偏。而不
敢劇談正理。深恐所見隨言散去。其於行也。必無
力矣。今人寡言者。雖然善惡未可知。然使其為善
必力。其為惡也。亦必力。若夫終日詭詭者。為善為
惡。多見其不終耳。

王文正公曰。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
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
公徐一言以定。

胡公宿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謹獨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

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韜晦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曾爲別。公酌酒餞之。錢曰。惟演身列將相。不爲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在中。惟公憐之。公答曰。相公才用闕。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宰府。僅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揚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有門生爲縣令。杜正獻公衍戒之曰：子之才器，
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
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
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
曰：衍歷任多，歷年久，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
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
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
申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
中也。

杜正獻公衍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

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
明察。適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
心可也。

呂氏家塾記云：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拯救防微，杜
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仁宗旣
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
政，得罪于太后。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黥
配嶺南，賴卿力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國家，雖舉世
不知，弗與辯也。儻非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
豈比夫賤丈夫急已之毀譽，而緩國之休戚哉？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

長長文子環。素以堅挺有器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環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環敗。皆如其言。遺事

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蘇氏談訓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管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却去房裏為甚恁地。

攝養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
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
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
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
深以為然。

黃魯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
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
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安定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生

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椽。或久坐皆於氣血。有便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客有語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僂宕。所齎千金。得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之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

翼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

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
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
也耕道曰然

邵堯夫居洛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
出十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
大雨大暑大寒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
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
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李旼苦疔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
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
之謹之靜久自愈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
酎徃徃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
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
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
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
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
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伊川先生曰：蓋有之。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定。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

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太宗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慶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慶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欲，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賜金紫致仕。

榮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計。求方便之道，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榮陽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

作事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
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陳瓘有斛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
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
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旣寤即
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
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
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
不欲勞人也。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
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
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
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
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
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
矣。

好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弊。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陳文惠公堯佐。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二宋卅角之年。同於黷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

試罷復遇僧於廛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若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曾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患蛤蜊數菴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滎陽呂公為郡，處令公帑多蓄鮓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物也。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

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覲。但已親經患難。不
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
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
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
水瓮中。湏其死。食生即放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
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
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
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
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

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
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
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
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
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李元

檢查者 譚新嘉
覆查者 李文荷

書名 自警編 (第貳冊) 共存肆冊

刊寫時代 宋刊大字

裝式 綫裝

卷數 第乙 (以天干為次序)

葉數 玖拾捌葉

行格 半葉拾行式拾字

高廣 高柒寸 廣壹尺又肆分

邊口 左右雙綫白口第壹魚尾下標書名乙第貳魚尾下標葉數下有刻工名氏

印章 首尾均有本館朱文長印

印章

其他標識 編中凡列朝廟號皆空壹格休致篇王慎言空慎字夾注御名首葉徽姓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 叁月 貳拾叁日

自警編

齊家類

孝友

孝友 教子孫
卹親族 居處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徐積字仲車謚節孝處士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闌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瀆吏不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呂溱造廬下聞其號哭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瀆爲公泣也

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泝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

太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謂誠孝所感尚書許公元宣城人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可得官兄弟相讓不受父之而兄乃曰吾弟之才後必能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

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槩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爲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

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神道碑

陳忠肅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
不滿之意。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摹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政和間，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

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壞已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予聞其事於其親姪。故錄之以示訓焉。江唐卿影譽錄

杜正獻公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劔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爲之昏嫁。記聞

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

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太史集

蔡忠惠公襄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邇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爲人歟。乃亦若鷺白鳥玄。蓋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與孝。待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夫忠孝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冰魚寒筭之事。返風起禾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勸諸。亦可捨諸。則三五之世。忠孝多由於性。三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勸之尚不能。況不勸乎。

忠孝本非二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祭義載曾子言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孝爲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孝立則忠遂。可謂能識聖賢之意。若謂忠孝不兩立。如王陽王尊之論。則不可。

樂庵語錄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張忠定公許其首
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
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
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碩望。就
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語錄

教子孫

滎陽呂公希哲。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其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

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有成者。少矣。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謹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爲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韓忠憲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寮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

於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倖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實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職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黃魯直云。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橫渠先生言。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合其和氣。乃

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者當至如養犬者不
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
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
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
人屏間竊聞之怒答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
之常忽答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
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
豈可父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真宗嘗問高瓊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愚不
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
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靳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
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與諸子論蔚昭敏李斌
之為人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
人者言其忠實一心無銖髮敢欺 朝廷衆之所
非吾之所取也 神道碑

呂正獻公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
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
書兩句于子舍屏風 家塾記

胡安定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